

## 试析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共用语言

吉日嘎拉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要:**本文出现的很多契丹字经过了母语非蒙语的国内外专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解读和分析。本人根据《契丹语研究》以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相关史料记载的用汉文标注的契丹文字,结合现代蒙古语和契丹族曾居住地方的蒙古族方言,并利用《蒙古秘史》蒙汉对照版,进一步判断和提出了一些契丹语、蒙古语的共同意义。

**关键词:**契丹语;蒙古语;共同意义

**中图分类号:**H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4-0010-02

契丹文字和维吾尔蒙文形成时间相差不远,大契丹字造于920年,小契丹字造于1191年,成吉思汗让手下造维吾尔蒙语于13世纪初,契丹文字和维吾尔蒙语几乎同一个时期运用。而且当时蒙古族和契丹族居住地点很近,所以发生了契丹语中有蒙古语、蒙语中有契丹语的互相渗透和共用的现象。这种某个民族和地区之间语言和文化的互相渗透、影响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现象。最早用大量维吾尔文字撰写的《蒙古秘史》中运用了很多契丹文字,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现代蒙古语推测或判断当时《蒙古秘史》中记载的一些契丹文字意义,并能得到一些合理的解释。

契丹语 Alden(罗马字标音,下同)——“阿庐朵里(阿鲁敦)”之分析

《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辽史·国语解》:“阿庐朵里,一名阿鲁敦,贵显名。”<sup>①</sup>

“鲁、庐”现代蒙语标音是“r”,而不是“L”,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的“阿鲁”蒙语发音是“ar(不是al)”。中古蒙古中也把“ar”记为“阿鲁”<sup>②</sup>,《蒙古秘史》中“鲁”的蒙语发音也是“r”,例如:“不鲁兀”(ᠨᠤᠯᠤᠰᠤ)③,从这里知道“鲁、庐”的发音无论古现代,都是“r”。跟“鲁”发音相近的“勒”在古代蒙语里发音是“L”,例如:“阿勒壇”ᠠᠯᠦᠳᠦᠨ汗,这是从汉文音译蒙语的情况分析“lu”的标音。“勒”有时发音是“L”,《辽史》卷10有人名“达刺干”、“达刺干”,还有“答刺罕”的记法。他们蒙语里的发音是“darhan(ᠳᠠᠷᠬᠠᠨ)”。

“阿庐朵里”现代蒙语的发音是“alder”,“阿鲁敦”在现代蒙语当中发音有两个,一个是“aldun”,另一个是“ardun”。但我们根据史料中的解释并结合古现代蒙古语,“阿鲁敦”最接近于蒙语的“alder”。中古代蒙古语《蒙古秘史》中记载“阿勒壇”,“阿庐朵里”记载“成吉思汗捏列阿勒答兒”<sup>④</sup>,意思是“盛名的成吉思汗”,所以《辽史》记载的“alder,alden”是蒙语的ᠠᠯᠦᠳᠦᠨ。因此“鲁、庐”在今古蒙语里的音译发音有“r”和“l”,所以也结合与契丹语解释的“盛名”之意。此词不仅代表“金”之意,还表示着高层领导统治者的专用名词。如上所说的“阿勒壇汗”。《蒙古语词根词典》说:“alder 名声,大

名,风声。女真语里说 algin。”<sup>⑤</sup>

蒙语“l”和“r”用中文标音时没有明确规律。有时蒙语里的“r”用汉语标音时也用“l”或“er”音。《钦定辽史语解》卷5:“达尔罕,蒙古语凡有勤劳免其差役之谓,卷4作达刺干。”《辽史》卷45《百官志一》:“麻普,本名达刺干……”如果把蒙语的“lu”音译到中文,例如蒙语人名“chu lu(ᠴᠠᠯᠤ)”的中文标音是“朝鲁”。在此须弄清楚“lu,ru”的标音是很重要的。以上列举的是根据一些蒙古语的汉文音译,分析了他们的音译方法和发音、写法等。

契丹语“asi”(阿斯)

“asi”语在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次数较多,如:《辽史》卷96有“耶律阿思”。《辽史》卷31《营卫志》载:“阿斯翰鲁朵,道宗置,是为太和宫。宽大曰‘阿斯’。”历鹗《辽史拾遗》卷23《国语解》:“陈士元《诸史夷语》曰:阿斯,华言宽大也。阿斯,一作阿斯,又作阿厮。鹗案:此条史作阿斯,宽大,误作实大。”百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阿斯”是通古斯语“agdi”,意为“多”或“大”<sup>⑥</sup>。

从上述文献资料记载看,国内外母语非蒙语的学者和专家对此词的研究下了很大的工夫,可惜他们肯定不太精通蒙古语或不太了解契丹语和蒙语的多种意义和解释方法,所以有些美中不足。蒙古语和契丹语跟世界所有语言文字一样,一个字一个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表示着多种意义。同样,“阿斯”一词也不例外,是个多义词。有些字古代和现在的读音不一样,比如古代蒙语“hurban(‘三’的意思)”在现代蒙古语中读作“gurban”也就是说“h”和“g”交叉使用。例如《蒙古秘史》说:“身有三(忽兒班)度长,……披三(忽兒班)层铁甲,三(忽兒班)个强牛拽着来也。”<sup>⑦</sup>值得注意的是“as”古今发音和意义基本没变,保留着原音和意义。现在内蒙古赤峰“阿斯哈图”石林的地名,这里它的意思是“陡峭、悬崖”的意思。那么本人对此“阿斯翰鲁朵”有新的看法和解释。“翰鲁朵(ord)”显然是蒙古语,蒙古族贵族居住的帐篷或营地,“阿斯”给“翰鲁朵”作为定语时是“居住在中央的帐篷或营地”的意思,同蒙语里“as domda(中央)”的意思。当然居住在中间的往往肯定是最重要的、尊贵地位的对

象——部长、皇帝等。“as”在《蒙古语词根词典》中的解释是：“as 是直的、时候、方向、对等的、单独的。”<sup>⑩</sup>根据有关词典和史料的分析，阿斯斡鲁朵是中央的帐篷、宫殿的意思。

#### “aju(阿主)”的分析

《辽史·国语解》：“阿主，父祖称。”《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史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伐越兀及乌古、六奚……国人号阿主沙里。”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认为契丹语“阿主”与达斡尔语“父”义的 ača、突厥语“父祖”äc ü 语形最相似。赤峰地区是契丹人曾居住的主要地区，现代蒙古语里“azhu”之词最接近于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一带的方言“azha——父亲”。“azha”除了父亲之意外，它还表示“可爱的、尊敬的”的意思。如“可爱的白发母亲”ᠠᠵᠠᠢ ᠠᠵᠠᠢ ᠠᠵᠠᠢ (azhai) ᠠᠵᠠᠢ ᠠᠵᠠᠢ ᠠᠵᠠᠢ<sup>⑪</sup>等。

#### 契丹语“必里迟离”之词的考义

对契丹语“必里迟离”的研究，学者们各持己见。《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重九》：“九月九日，国主打团都射虎，……射罢，于地高处卓张……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云：‘九月九日也’。”《辽史》卷53《礼志六》：“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钦定辽史国语解》卷10考辞“必里迟离”与满语“博罗哩乌楚哩”相当，意为“秋时”。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则认为“必里迟离”意为“虎日”，曰：“契丹语‘必里迟离’的‘必里迟’是 bars 的对音，意为‘虎’，‘离’为‘捏离’的略译，意为‘日’。九月九日射虎，所以呼为虎日。”<sup>⑫</sup>本人根据古代蒙古语，有不同的看法和建议。首先我们要知道“必里迟”还是“必里”。蒙语里“虎”叫“bars”，这是正确的。但这是书面语中的标音，口语当中蒙语“虎”叫“bar”，跟“必里”读音相近。如果上面史籍记载的是书面语的话，“虎”的标音是“bars”，也就是汉语的写法应该是“必里斯”或“巴兒思”<sup>⑬</sup>，而不是“必里迟”，“迟”和“斯”的蒙语发音有很大区别。如果“必里”是“虎”的话，“迟离”为何意呢？“仗、出征”是“突厥语里 t j a ə la，维吾尔叫 s ə k ə j 契丹语 t j ə : x a”<sup>⑭</sup>。“迟里发音相近与“chari(ᠴᠠᠷᠢ)””。《志元译语》解释“巢刺赤”ᠴᠠᠷᠢ ᠴᠠᠷᠢ 出征军人”<sup>⑮</sup>，“赤”是它的词缀，“巢刺”是动词，出征的意思。所以“bar chola”也是“打虎，射虎”的意思。

#### 契丹语“hudu(胡笃、胡覩、鹈突)”

《辽史》卷89有人名“胡笃”，卷101有“萧胡笃”，卷114有“萧胡覩”。《钦定辽史语解》卷2：“呼图克，蒙古语福也。”《女真语·人事门》：“忽秃儿，福。”<sup>⑯</sup>《满洲源流考》卷18：“与人同受福曰呼图克，蒙古语福也。”契丹语“hudu”在现代蒙古语后面加后缀“g”成为“hodog”，是常用语。清代喀尔喀“呼图克图胡必里汗”，就是《辽史》中记载的“hutu”之词的广泛运用。蒙语以“hutu”为前缀的词广泛运用于蒙古族、契丹族和满族中间。“女真语 t j ə : x a，突厥语 t j a ə la，都有福气之意。”<sup>⑰</sup>随着佛教的盛传，特意代表了封高层喇嘛的专用名词。如《蒙古秘史》中提到的“忽覩合别乞。”<sup>⑱</sup>从以上“hutu”的意义，专家们回避了“箫”的解释，那“箫”是不是蒙语的“su(ᠰᠤ)”呢？它在蒙语里的解释是“洪福，福荫，精神，神圣”之意<sup>⑲</sup>。

很多契丹语大家公认它是蒙古语里广泛运用或本身就是蒙古语。比如：“chechaer ᠴᠡᠴᠠᠭᠡᠷ”——《钦定金史语解》卷5：“察察里，凉棚也。”《金史》卷91“钞赤邻”，它有“茶扎刺、茶赤刺、茶赤儿、察察哩、擦摺儿”的很多写法。这些“dargan、checher、han(汗)”之词，因为大家对本词有统一的认可和肯定并考释论证，论据翔实，所以这里不多说了。

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互相借用或通用是很常见的，这是各民族之间融合在一起的结果，他们的文化交流首先从语言交流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认为契丹语是最接近蒙语的，甚至有些专家学者们认为“我们可以说契丹语是蒙古族语的一种语言”<sup>⑳</sup>。比如日本语和蒙古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它们是一定联系的。虽然目前为止还没发现日语当中有很多的蒙古语或蒙语当中有很多日语，但日语的“の”和蒙语的“о”绝对是同一个词。读音、写法、语法、意义相同，这绝对不是巧合。但英语的 ask 和蒙语的 as 肯定不是一个字，虽然他们的读音、意义相近，但语法有很大的区别，也不是一个语系的词。

汉语的“站”是蒙语里的“jam(ᠵᠠᠮ)”，这是汉语借用了蒙古语的例子，蒙语的“lobang(ᠯᠤᠪᠠᠩ), haer(ᠬᠡᠭᠡᠷ), mocr(ᠮᠣᠴᠢᠷ), loo(ᠯᠤᠣ)”等都是从汉语里借用的“萝卜、花儿、猫、龙”等字。但这种蒙古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借用的共同语言的历史背景不同。汉族和蒙古族人民当中出现共同运用的语言是到了近现代，交通发达、人口众多，民族之间的交流才更多。所以13世纪撰写的《蒙古秘史》当中几乎很少(除了“国王(出现过一次)”或“bu”两个字之外)或没出现借用汉字。这是因为那时候人口相对少、交通不便、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较少的原因。

本文利用文献资料中汉文记载的契丹语，分析了它们和蒙古语之间互相借用或共用同一个字的现象，更进一步了解了契丹和蒙古文的共同语言。

#### 注 释：

- ①③⑨ 孙伯君，聂鸿音. 契丹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7, 68, 160.
- ②⑫ 乌、满都夫整理校注《蒙古文》. 蒙古译语词典. 民族出版社，1995.255, 183.
- ③④⑤⑧⑪ 巴雅尔校勘. 蒙古秘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319, 1215, 1136, 840, 1144.
- ⑦ 白鸟库吉. 东胡民族考. “契丹(六)·阿思”. 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 247.
- ⑥⑨⑩⑬⑭⑯⑰ 斯钦朝克图. 蒙古语词根词典.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104, 113, 131, 2189, 2190, 1134, 1653. (⑬的“迟离”之字突厥语音和契丹语音音标很特殊，没有找到合适的符号，请参考以上词典).
- ⑩ 白鸟库吉. 东胡民族考. “契丹(二)·必里迟离”. 白鸟库吉全集(第四集). 256.

(责任编辑 张海鹏)